



南国之冬

■韩卓颖

比起北国,南国的冬,似乎生得更灿烂温和些。

北国,冬的味道自然是醇厚的。但西北风一发作,便满身披覆了白雪,一花一草瞬间褪去鲜丽,天与地的颜色略显寡淡,城市只余下一片荒芜。

而南国之冬的形、色、声,总让人摸不着、猜不准。俨如一副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姿态,或是一种酒过三巡,尚未醉倒,却有三分醉意,意犹未尽之感,尚以为正处深秋,却不知早已过了大雪时节,不禁让人疑虑:是秋,亦是夏,竟非冬?

南方入冬,目之所及皆为半青半黄之色,途经树下,几片落叶掉进你的帽兜,肩颈或是头顶。树下的落叶堆涌,呈山丘状,无人打搅,静谧地从浅秋跨越至凛冬。你纵使不出门去,凭窗闲眺,天铺展着灰蓝,枝叶吐着青黄,还有那丝毫不忌惮生人的白鹳鸽,从乌桕树缝隙间一跃而下,昂首阔步在大理石上,活像气场全开走台步的摩登女郎。

江南的太阳亦是平和的,阳光上了窗棂,檐壁,一面墙接着的一面墙地摸上去。我们喜欢在一棵银杏树遮蔽的长椅上,负暄而坐,阳光从银杏叶中一丝一丝滑下来,掉落在你的发丝上,充盈阳光的味道,心中那份焦炙又蓬松的暖意骤然被提起。夏季阳光毒辣,春秋又多被阴雨打搅,唯有冬日的阳光,才能酿制出纯真的香味。我们如此珍爱冬日的阳光,兴许是南方没有暖气的缘故,大家都搓起双手,抖擞双腿御寒。哪怕待在朝南的屋子里,也不免洩出一身的湿冷来。正因如此,最好摘掉屋顶,收起伞具,抛却任何遮掩,让头顶挨着天顶,互相暖着。

江南的雨,冬日也不缺席,倒也不像春夏秋冬三姐妹那般放肆不羁,而是略显收敛和拘谨。我最不爱落雨,但逢雨天,心比天还要阴上几分,做事都像这雨懒散又黏腻,好不畅快。江南的雨总连绵不绝,下起来像闹脾气的丫头,没完没了。一把伞总不知往哪儿打才好,细雨斜飞,打湿了周身,一股阴湿的味道直冲鼻尖,印入心底,忍不住打几个寒噤。

南方的雪是罕景,不似北方,倏忽就能坐拥一场大雪,那奶白色稠密得令人心生荡漾。而江南只赏几粒雪子,须静下心来侧耳细听。你听,那是她们与枝叶、大地之间的夜间密语,窸窣窣作响。南方的雪,只要肯落,还是别有风味的。杭州的断桥残雪,每年总有人蹲守下雪的信息,一有苗头,便兴致盎然地去寻求最佳摄影点,一睹神秘雪女下凡的姣好面容。中国诗文里,描绘南方雪景的也不少,煮雪烹茶,围炉夜话,都是文人们偏爱的缱绻诗意。如熟知的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一文:“雾凇沆砀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。”悠然迷蒙之境便飘然而出。

南国之冬,多彩有味,想到这,又平添了几分暖意。

畅游冬天的鱼

■刘凯

“寒风摧树木,严霜结庭兰。”在人们的印象或感觉中,严冬似乎是扼杀一切生命的刽子手,朔风凛冽,万物凋零,大地沉寂。其实不然,在冬天的深处,依然有许多鲜活的生命在无畏地抗击着严寒,彰显着倔强和不屈。冰层下面的鱼,便是挑战严冬的精灵。

“溪深难受雪,山冻不流云。”严冬到来后,北国平原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,曾经万紫千红、鸟语花香、溪水欢唱的世界,顿时喑哑、沉寂起来,仿佛一切生命都停止了活动、停止了呼吸。然而,鱼没有。厚厚的冰层上面,是冰雪的晶莹世界;而冰层下面,是一方鲜活的天地:河水欢流,清澈碧透,各种各样的鱼在深水处、水草间优哉游哉地嬉戏、追逐,旁若无人且又惬意非常。似乎它们并不知道季节已经变换,对冰面之上肃杀萧索的冬天不闻不问。

大地封冻之后,我经常回到农村的老家,去村中的深塘看乡亲们破冰捕鱼:他们用尖利的冰镩子在厚厚的冰面上扎出一个个圆圆的冰眼,然后下网捕鱼。我常常趴在冰眼处俯瞰冰下的世界——更准确地说,应该是“欣赏”:那一尾尾肥硕的鱼像一群赶考的举子,熙熙攘攘地游来游去,黑黑的脊背在水面上划过一道道弧线,谱成了深冬里独特的冰下五线谱;肥大的白鲢鼓着腮帮子悠闲地吐着气泡,瞥见人影摇动,啪地一甩长尾,箭一般游

进草丛的深处,水花溅起多高!还有那一团团搅在一起的泥鳅,在靠近岸边的地方像集会一样滚成“鱼球”;最调皮的要数鲫鱼,它们是水下最活跃分子,忽而东去,忽而西来,没有片刻的安静,仿佛全身蕴藏着使不完的活力和激情……

面对着深冬的水下精灵,我觉得下网抓捕实在是有些残忍:鱼儿一路奔波,从春到冬,品味和欢享着生命的快乐。在“万花凋谢鸟影稀”的季节里,它们没有像花一样遁去了美丽和鲜艳,没有像鸟一样隐没了歌声和身影,而是依然无畏地游动在生命的河流里,这难道不是一群渴望生命、热爱生活的勇士吗?对待勇士,我们应该投以景仰的目光,而不应该投之以网具!

冬闲的时候,我也喜欢去河边走走,看鱼儿在冰下晒阳。

中午时分,阳光君临冰面。这时的鱼儿,都会聚拢到靠近岸边的向阳之地,在透明的冰层下面,噙着小嘴,享受阳光的抚慰。一些淘气的孩子会趁机砸冰震鱼——用铁锤猛击冰面,将冰下晒阳的鱼儿震昏,然后破冰而取之。从小到大,我很少做过这事,倒不是因为我是女孩子,是因为我觉得捕鱼的过程尽管充满了快乐,但获取这种快乐不能建立在另一种生命的夭折甚至牺牲上!更为重要的是,我对冬天的鱼儿充满了敬意:我敬畏那些在冰下晒阳的鱼儿,它们渴望阳光,渴望生活,享受阳光,享受生活,在渴望与享受中体味生命的幸福!无论在什么境况下,它们都能够心中种下一缕阳光,激活行将老去的理想和激情,充分享受生命所赋予的快乐和自由!



冬季 (视觉中国)

异木棉花开

■潘朝红

每天往返于这条路上,我都有了一种恍惚,那铺排在绿化道里的绯红云霞,如十里桃花般炫目。我仿佛跌入了另一个时空,置身于一个梦幻的春天。

“姹紫嫣红异木棉,满树粉黛映蓝天。”“美丽的异木棉花,温暖着整个冬季。”很快,我从朋友圈里也看到了它们的身影。这种叫做异木棉的花树,仿佛一夜之间蔓延到人们的心头。大家纷纷拍下它的照片,对着它赞美着、感慨着。

异木棉树花开如雪如海,放眼望去,像一团团粉红粉白的云朵飘荡在半空。我走近一棵树旁仰头看,它硕大的花朵又如万颗繁星悬挂在葱绿的枝叶间。那如彩缎般细长的花瓣,皱在一起卷着边,在阳光的照射下,透亮,粉糯,像可口的云片糕。我边走边陶醉,秀色可餐,虽然并不能真的摘来它吞下,但被这样的美和浪漫包裹着,感觉空气中都荡漾着香甜。

越发对这花儿着了迷。上班时忙里偷闲查了一下,异木棉花

正名美丽异木棉,别名美人树。果真是名如其花,如身份优越的皇家妃子,每一个称呼都显示着美艳,招摇的底气十足。“花开枝上明红火,枝摇风中似火燃。艳丽妍媚独胜雪,犹如火焰舞春天。”不知哪位文人写下赞美异木棉花的诗句,可谓把它的美和姿态表达得一览无余。

我也想去拍异木棉花,想等到周末,换上漂亮的裙子,背着相机,去和它来一场亲密接触。可一周一周,不是工作就是家事,我无暇分心追逐它。但心里对它的惦念从没消退,每天从花树旁走过,我都在心里默念:千万不要那么早败,你可一定要等我呀!

终于,在上一个周末的寂静午后,我拿起相机,独自一人来到这些美人树旁。“美人”依旧容光溢彩,季节越深,越是娇艳。它们挺着酒瓶般丰腴绰约的身子,抖散着一树柔韧的枝干,大朵大朵的花影绰绰。有些树一半绿叶、一半粉花,相互辉映着。有些树简直不管不顾,全是花,熙熙攘攘,撒泼似的,开得浓烈又坦诚。

我被这些花的气势镇住了。百花争艳,它未必会输给谁。但它不与繁花争春,不与万众占夏。待千树万花都风光过,它才华丽登场。它看似孤傲,却藏着海纳百川的胸襟。它是在冬天这个万物萧条的季节,给大地增加些颜色吧。没想到,一出场,光彩非凡,它出现在哪里,哪里就像是春天。

日光强烈,影子温柔。一阵暖风吹过,纷纷扬扬的花瓣雨落下,我徜徉在这粉红的花海里,看得失了神。“哇!这张好看,还有这张。”不远处,两个女子站在花树旁对着手机,兴奋地说着。“快来,给你也拍几张,就站在这里,和花一起,太美了!”她们眼神亮晶晶,满脸喜悦,在异木棉花的映衬下,是那么动人。我赶紧拿起相机,把这迷人的烟火人间定格在镜头里。

花开一冬暖倾城,感谢异木棉花这场浩大的盛开。让我的心浸润在南国的冬天里,感受着幸福与温暖。和花一样,只要我们心里装着明媚,日子就能过得灿烂。不管是乍暖还寒的春天,还是天寒地冻的冬天。